

· 民俗文化新论 ·

粮食民俗与粮食主权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在当代,研究中国的粮食民俗,建立适合中国地理环境、社会基础和风俗习惯的粮食生产、粮食消费和粮食管理模式,解释中国民俗在粮食问题上的地位,探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在从自由经济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保持粮农的民俗权利和人民饮食上的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并指出其中可继承的优秀民俗文化,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有利于反思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自养模式,维护国家粮食主权,保护民俗文化遗产,建设节约型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粮食民俗; 粮食神话; 粮食建筑; 粮食主权; 民族自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6)01 - 0041 - 09

在中国近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三农”问题,其中一个深刻原因是粮食民俗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到了这类问题^[1]。现在粮食民俗问题已不仅是农业社会的问题,更是现代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研究粮食民俗,主要是揭示民俗在粮食耕种、粮食消费和粮食经营中的历史作用,指出其中可传承的精神现象与物质文化现象,并分析粮食民俗如何在人类生活中成为一项普遍的幸福指标。我国民俗学界以往偏重于饮食民俗研究,其实,在我国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后,孤立的吃饭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民俗学者所面临的,不仅有传统的粮食民俗问题,还有新的粮食民俗现象,包括某些国际项目与粮食民俗的冲突。因此,研究粮食民俗对于建设可持续社会的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中的粮食民俗与民族自养模式

全球化给中国人带来的一个巨大冲击是对粮食民俗的影响,其实质是对民族自养模式的冲击。过去中国人看不清自己的自养模式,随着西方粮食文化洪水般地涌入中国,使人们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中国过去一直是农业社会,讲究自给自足,百般珍爱口粮;现在粮食市场化了,有些人忽然对口粮不在乎了,乃至鄙视了,甚至放弃了种粮。过去中国人的信条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曾经把粮食的物质实体与精神文化视为有机结构,用来决定人口构成和社会规模,保证基本国策的实施;现在由于受到环境污染、工业土地利用和食品掺假的打击,人们已对粮食产品产生了社会信任危机。这些变化,都促使人们对传统民族自养模式和现代生活方式进行深层的思考。

【收稿日期】 2005 - 09 - 02

【本刊网址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02JAZD840003)

【作者简介】 董晓萍(1950 -),女,辽宁大连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

(一) 民俗对粮食农业结构的历史渗透

在我国历史上,粮食农业结构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生态季节的生产,二是重视多样化品种的平衡与互利,三是重视原产地的地位和权利。

重视生态季节规律是传统粮食耕种的第一要义,岁时粮俗相当丰富。中国的粮食生产对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依附性都很高^[2],农民严格地遵守岁时节律安排生产,不像现在的高科技农业那样,利用技术手段破季生产。在质量检验上,农业社会也重视粮食产品与季节更替的一致性,对那些完全符合应季指标的优质精品,中国人还会赋予其特殊的文化意义,以之敬神、祭祖,或者测试幸福,总之,把它当成精神文化的工具。

节约利用土地是传统粮食开发的共守原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我国各地形成了守土省地的民俗,并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建立作物多样性,保持地方生物链,创造了复式农业和综合农业,满足了日常需求,也抵御了很多自然灾害^{[3]67-68,72}。这种土地利用原则是俭省而和谐的。

赋予原产地权利是传统粮食经营的内部秩序。在传统社会,粮食的消费和交易由是否出自公认的原产地来决定粮价和行情,当然,过去的这种公认是通过神话传说方式进行的,它能保持原产地人民连年生产相同产品的质量和利益,这在今天也被国内老字号厂家和名牌国际企业所坚持。它在口头传统中发展,还生成了其他两个特点:一是形成了粮食崇拜仪式,塑造了中国人高尚的爱惜粮食的意识,养成了中国农民“以庄稼为王”的观念^[4],人人以浪费粮食为耻;二是鼓励人们遵守节省土地的祖制,并以之为历史武器,抵御外来变化。在这种氛围中,原产地的粮食农业就有神圣性,其他地方的农民可以向原产地的农民效仿、朝圣和勤谨开耕,但不能替代原产地的地位和产品的价值,违背者是没有伦理地位和商业出路的。

(二) 民俗对粮农生活传统的历史渗透

我国粮农的生活传统有三个特点:一是粮食仪式的传承,二是粮仓建筑习俗的传承,三是粮食运作伦理的传承。中国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农村生活的地域风情,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粮食仪式分日常仪式和节日仪式两种,是一种管理粮食耕种和粮食消费的观念系统和民俗活动。日常仪式指有一部分粮食管理被用做文化载体,是精神民俗,如上面提到的祭祀神粮。这种粮食不是给人吃的,而是被用来进行人神交往^{[2]78-80},在这种状况下,粮食起到的是祈福避邪、保佑生活平安和生产安全的作用。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粮食太珍贵,因此,它还用来作为上好的礼品,在家庭、社区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这时粮食就不再是自我果腹的食品了,而成为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象征符号^{[2]80-82},有时它也被用来控制人口规模和社会结构^[5]。与之不同的是节日仪式,它被编织在农历岁时中进行,这种节日的要素都有明确的粮食标志物、土地利用规则和信仰内涵,还能对农业社会的粮食管理起示范作用(见表 1)。

节日仪式能传承历史文化,也能临时应急,在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有相当的效力。粮食原产地山西稷县和河南淮阳县一带,一般有春、秋两季仪式,吸引附近非原产地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而在非原产地,农民也有类似仪式,但没有社区规模和圣地影响。节日仪式向农民强调生产时序和社会秩序,是一种民间的自我管理方式。

中国农民对贮藏粮食十分重视,很早就有粮仓建筑,并作为民居建筑的一部分进行修建和巩固^{[3]117},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种“核心技术”。中国人还对粮仓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比如有库

详见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3 - 78 页。但此书是把岁时问题与节日食品混在一起谈的。粮仓与民居建筑的关系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在后世社会中也一直保存,不少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粮、军粮、新粮、旧粮、种粮、官粮等,涉及到政治、军事、阶级、文化各方面,从中能看出粮食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也是早熟而稳定的。中国人对粮仓的祭祀行为和保护制度也得到传承,至今还有填仓节。在一些产粮大省,围绕粮仓建筑,构筑了农民的生活中心和社交中心,粮仓成为社区重要的公共祭祀建筑。一般农民也以拥有粮囤为财富的象征。

表1 我国传统粮食节日仪式分布与民俗要素一览表

节日名称	粮食仪式类别	粮食标志物	土地利用等其他仪式	信仰对象
二月春分	庆祝开耕	种粮	旧时皇帝亲耕礼仪 民间打春牛	天神、农神 土地神、谷神
二月二龙抬头	庆祝生产 生活用水	春卷、萝卜	接龙仪式、分水仪式 剃头或洗头仪式	水神(龙王)
四月寒食节	换新禁忌	冷食	饮食分享公社制	火神
四月清明节	庆祝灌溉	祭粮	放水仪式 祭祖仪式	水神 祖先神
八月中秋节	庆祝新粮	月饼	拜月仪式、百姓尝新	月神
秋分、腊八、除夕	感谢土地	新粮 腊八粥 饺子	报谢土地仪式	土地神 祖先神
腊月二十三	感谢厨房	灶糖	祭灶仪式	灶神、天神

中国人重视粮食是与社会伦理文化相统一的。它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家化农业和家庭化农业中的粮食伦理原则。

汉语中把人使用的粮食叫“粮”,把牲畜使用的粮食叫“料”,可见是有区别的。儒家认为,粮食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基本物质^{[2]174},应该通过保证粮食的供应,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和礼俗制度的运行。中国人还由此有“口福”的观念,讲究所谓“人以食为天”。在历史传说中,有不少文人才子十分重视“口福”,明代的徐文长认为为朋友帮忙最得意的一项回报,就是在朋友那里“白吃一餐饭”;在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长工郑老屁对白七爷最满意的奖酬就是“吃两个卷肉大饼”。当然,这些都是隐喻,但却能透露小农社会的福乐智慧。

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体制是农政制度,即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化农业,其粮食管理和粮食运作是顺应国家统治的需求建构的。在这种体制中,粮食的分配与消费具有明显的阶级区别。仅从民俗上看,上、下层阶级的关系交叉点之一,就是控制粮食和请求粮食援助。上层阶级是控制粮食和自由享用粮食的主体,下层阶级是被控制和缺粮的主体^{[3]144-145},双方在无法达成合作协议时,下层阶级就会批评上层阶级“为富不仁^[4]”。从社会构成上说,有一种社会成分就是以解决口粮为目标而形成的择业群体,如从前的学徒阶层、艺人阶层、兵士阶层和僧侣阶层等,至今在中国的口头禅中,还保留着“吃粮当兵”、“吃粮学艺”、“吃粮出家”的说法。从政府管理角度说,过去把粮食分成私粮和公粮进行管理,也成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模式。那时农民缴纳公粮,正是通过粮食进行私领与公领的沟通的,这也是农民认同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及履行社会义务的一种方式^{[2]173}。

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成分是家庭化农业,粮食对家庭管理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口粮的配额对家庭人口规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在民俗上有很多描述,如民间戏曲《郭巨埋儿》和《耳环记》等资料都描述了中国基层家庭根据粮食判断家庭人口增减的观念和做法。过去在灾年来临时,还有贫穷家庭“鬻儿”、“典妻”等现象^[5],今天我们从其深层次角度理性地看,这都是在人口与粮食之间求得资源平衡的做法。二是在口粮分配方面有家庭性别分工,一般男性从事

与资源的强权和暴力维护有关的活动,女性从事计划用粮和与手工艺加工有关的活动。三是把粮食当作家庭认同的媒介,如中秋的月饼,既是献给月神的文化符号,也是表示家庭团圆的物质实体。四是在家庭的人生礼仪中,粮食起到个体成员社会化的引渡作用,如在青春礼中,要用圆圈形的面饼表示儿童从此进入社会;在婚礼上,要用喜酒表示婚姻的社会合法性;在寿礼上,要用面条和寿桃表示福气在社会传递中的生成等。在这些仪式中,都有家庭中的权威人物帮助家庭成员过关,不能等闲视之。

(三) 民俗对粮食加工业的历史渗透

中国人在粮食消费的环节上,十分重视粮食加工业,创造了很多营销作坊和美味食俗,这使中国人虽然拥粮不富,却讲究吃得开心。我国南北各地都有花样翻新的特色饮食,历史积淀深不可测。

粮食加工的分类,根据日常饮食、节日饮食、祭祀饮食、待客饮食和特殊饮食的不同情况而定,是中国人将粮产品与植物、动物、水力、火力、人力相组合的智慧结晶^[2]。这种结合的关节点是“火候”,是现代工业流水线无法模仿的传统手工艺技能。在粮食产品服务业上,中国有很多老字号的历史名店,经年口碑不衰。它们也不像现代工业食品那样,搞批处理,统一口味,而是强调个性特色和信誉,使得中国饮食跨出国界,成为中外交流的成功载体。

(四) 民俗与国家粮食管理

在正常年份,国家的粮食管理能解决社会人口的粮食需求,有些下层社会的地方特产流通到上层社会,得到欣赏和留用,部分粮食储备还能抵御小灾。但是,到了大灾之年,国家的正常管理便无能为力了,这时要靠国家政府开赈救济,提取节余存粮,保证人口生存和社会安定。另有一部分是国防军粮,完全由政府调动,以保障国家安全。在这方面,政府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都要节约粮食,这在中国这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崇尚节约型粮食管理的国家,国家政府也利用民俗管理推行粮食政策。在缺粮时期和缺粮地区,粮食被民间用来捍卫享用群体权利与社会认同,这种力量是非物质的,却是伟大的,它能造成团结共存,为国家安全所需要。它是在有限的生命资源中维护社会关系平衡的自养模式。

中国人在耕地和粮食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农业文明^{[3][6]},它让中国人自给自足、自养自立、国泰民安。但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这种模式受到了冲击,不过,一些好传统还在继续传承^[7]。

二、工业社会的粮食模式与国际项目对粮食民俗的冲击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社会中,出现了工业化的农业模式,它有四大特点:一是国家按工业增长的GDP控制农业生产的规模,并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二是土地和水源被工业污染,影响了粮食生产,却由农民承担损失的代价;三是为提高工业化产品的生产力,给动物或食物注射激素、改造基因,并使之成为合法活动,造成了疯牛病、口蹄疫、SARS等严重后果,粮食质量下降,动物也得不到善待;四是出现了大国粮食霸权,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地盘,侵害了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多元性。

这种工业化农业模式的运作,是以国际粮食项目投资为导向,在高技术的引导下进行的集约化的粮食生产方式。很多跨国企业出于商业赢利的目的,以市场竞争为途径,组织了大批粮食项目输入,如救灾项目、援助项目、外来粮食品种进口项目和外国食品引进项目等,使这些国家在接受项目的同时,可以不再依赖民族自养模式生存,可以不再恪守与自然界相沟通和与周围社会关系相协调

的节约型原则去防灾自救。但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它破坏了民族自养模式与地区自然资源的平衡关系,动摇了民族粮食运作的价值体系和粮食民俗,人们在获得这些粮食项目的同时,还不知不觉地放弃了粮食主权。

(一) 粮食项目对粮食权利和节约型粮食民俗的瓦解

工业化农业模式的全球推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与人民失去粮食权利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近几十年来,一个可怕的倾向是,分散的、多样化的农业纷纷变成了单一的、高密度的农业。在这背后,有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起作用,就是蔑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认为其传统自养模式是不行的,费时多、产量低、成本高和利润少,应该把土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将之变成现代工业化的农业,然后再变成少数跨国企业手中的经济财富。它还造就了大国粮食霸主有权控制世界粮食的神话,暗示人们小农经济无力生产高质量的粮食产品,以及工业化农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竞争力,谁也比不过它。它对农业粮食模式的破坏极为明显,破坏了粮食生产的人文传统,制造了粮食权利与水权和土地权利的分离,以及本民族生存环境与粮食品种权利的分离,出现了由别国人决定本国人种什么和吃什么的可笑局面。吃鱼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在人类饮食中,鱼类占有一席之地,在发展中国家,鱼类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捕鱼业还给数千万人口提供了职业,保证了渔民享有自然资源 and 消费鱼类口粮的权利。但是,全球化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海权利受到侵害,渔业跨国公司用高额资费把公海权利运作到手,牟取自己的商业利益。渔民也被利润指标所影响,超生态地捕鱼和出售鱼类产品。长此以往,渔民便会失去享用资源和食鱼自养的权利。前几年,比利时成立了渔业协会的非政府组织,呼吁保护鱼类资源和大海资源,为后代多留口粮,他们的奋斗引起了许多政府和学者的重视。

再者,工业化农业的弊病,是将工业吸引到农业土地上,造成土地利用与农民的地权和水权分离,也造成水污染、土地污染和粮食污染等严重问题。当然,在另一方面,农民在 market 价格的引导下,用商品经济作物代替传统的粮食作物,也造成了水土资源的浪费。近年在山西农村调查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伤农的现场,农民无力索赔,只能忍痛承受^[7]。工业获利的代价是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边缘化,乃至挤垮农业,挤走农民,摧毁许多世代安居的生态家园。而政府权威和农民权利这时都是下降的,谁都无力保护以往的自养模式,这对节约型农业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二) 工业化标准对粮食民俗利用和消解的双刃剑

工业化农业模式推行统一的粮食标准,包括统一的质量认证指标、统一的生产流水线和统一的卫生检测指标。这些指标被用于企业控制的大机器工业生产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粮食民俗食品,于是工业标准对粮食民俗就形成一种文化侵害,如对粮食民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加以否定,有的还成为粮食民俗的合法杀手,导致农业粮食文明的倒退。实际上,粮食民俗的食品由于适合本民族的生理和心理而被延续至今,维护它们,就是维护国民的历史感情和心理健康,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教育。

工业标准又是双刃剑,它创造了市场品牌,也在召回粮食民俗。这时粮食民俗被当成多元文化的象征加以推介,如一些市场往往在商品上贴上传说广告,附加其文化内涵,以吸引顾客的注意。当然,我们关于工业化粮食生产对粮食民俗运作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化,其中还有不少矛盾,难说是好是坏。当今社会,在快餐食品、健康食品、绿色食品、转基因食品和援助食品等项目上众说纷纭,

近年来,陈越光等在中国社会与中国粮农问题关系上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对人们颇有启发。2004年1月,笔者在印度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结识了学者金丝燕,此节文字也吸收了她的观点。

民俗学者还需要进行一些具体讨论。

现代人口流动和社会节奏的加快,带来饮食的快餐化。据统计,目前世界市场上的快餐食品销量达到 30%,这与粮食民俗产生了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工业食品取代民俗食品,取消了民俗食品的个性技能价值,否定了民族粮食加工的传统。第二,用快吃观念代替慢吃观念,实际上被加快的是流行文化的传播速度,而民俗食品是要慢吃的,在慢吃里面传承品味、欣赏、礼貌、社交和信仰等习惯。慢吃中还有民族的群体分享行为和仪式内容,往往包含着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快吃就将其抹杀了。第三,工厂取代了农业厨房。农业厨房是田园性的、母性的和人性的基地,一经工厂化的处理,这些功能就被挤走了,这对家庭职能的生产和人性的塑造是一种无可言状的损失。

还有一批标示预防功能和治疗功能的健康食品也与粮食民俗发生了冲突。第一,它以垃圾食品的名义排斥民俗食品,降低民俗食品的美誉,造成民族成员的反感。有一篇《全球十大垃圾食品》的文章说,凡油炸食品、腌制食品、肉类防腐加工食品、饼干食品、汽水可乐饮料、方便食品、罐头食品、蜜饯食品、冷冻甜品和烧烤食品等都是垃圾食品,而这里面十有五是民俗食品。拿中国人来说,在饮食中没有了它们,就没有了滋味和快乐。第二,它暗示粮食民俗的食品是非健康食品。然而,谁能说喜欢民俗食品就是不懂健康的人呢?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是一种推销手段,是以贬低民俗的名义争取商业利润。

由集约化农业带来的另一概念是绿色食品,又称无农药食品或有机食品。它高质、高价、低产,颇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潮流,但却有碍于传统农业和部分粮食民俗的发展,究竟利弊如何,也在讨论之中。使用生物技术制造的如转基因食品,推行也很快,但被认为会破坏农民发展生物多样性的传统,削弱农民适应环境的能力,违反了土地伦理原则^[8],受到一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抵制。此外,还要略微讨论国际援助食品。联合国和世界粮农组织承担了许多国家的粮食援助责任,并把援助工作分配给有能力的国家。非洲南部是干旱重灾区,常年受到援助,但一些援助国家只提供适合本国习惯的粮食产品,却不在乎被援助国的粮食民俗,这也引起了被援助国的不满,认为被援助儿童在这些援助食品中长大,将来就忘记了本民族的粮食民俗,丧失粮食主权的意识,这实质是损害了被援助国的利益。2004年冬印度洋发生海啸,印度政府就提出不要食品援助,只要资助资金,再由自己选择食品,这就表现了受灾国很强的粮食主权意识。现在很多学者都要求国际援助组织尊重各国人民的粮食民俗。

三、国家管理与粮食主权

维护粮食民俗是一场长期而严肃的斗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靠民族成员的自觉意识和整体奋斗去获取。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正确地认识粮食民俗,也是国家维护粮食主权、建设可持续社会的一个方面。

(一) 把握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一致

在中国传统的自养模式中,对粮食生产的控制与环境资源的把握是统一的,支配两者关系的是天人合一哲学。但是,在工业化的农业模式中,两者的关系遭到了破坏。一些商家、项目单位和跨

原性是报纸,落款处印有:“岚岚摘自《新华日报》”,惜复印件未标明该报纸的名称和出刊日期。

Some 36 countries worldwide face serious food shortages, says FAO report conflicts, bad weather cause African food problems, <http://www.fao.org>, 2005. 3. 8. 另见《非洲干旱引发粮食危机》,载《中国气象报》2004年2月5日《网上快讯》版第6期。

国公司为了获利,只要求提高粮食产量,不负责环境保护,造成资源的浪费,这从根本上威胁了民族自养模式,导致引进国对外国粮食的依附。

上面曾谈到捕鱼,鱼类固然在人类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地球上的大海从来就不是为人类获取鱼类资源而生成的,人类却对其恣意掠夺,捕鱼量远远超过人类对鱼类蛋白的需求水平,破坏了渔业生产与水产环境的和谐。我国属于大陆国家,粮产量不以渔业为主,但在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渔业产值也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中,从国家粮食局2002年的一次统计看,仅两个季度的渔业产值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1%。如果各国都照这个速度捕捞下去,鱼类资源消耗的程度可想而知^[9]。

人类对大地和天空的索取又何尝不是如此?攫取的资源早已超过了物种平衡的基本界限,造成了大量动物和飞禽不得善待。人类在对这些资源的过度使用中,还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其中有一些是不可再生能源,这更无异于对大地母亲的亵渎。据联合国能源委员会统计,截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的能源消耗量在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人均高10倍,其中美国的能源消耗占全世界的26%,成为名副其实的粮食霸主兼能源霸主。再过50年,地球能源的消耗量还会翻两番,而地球上的可再生能源仅占4.5%^[10],这无疑给人类自己的行为敲响了警钟。

工业化农业的污染后果也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江苏盐城阜宁县古河镇的洋桥村,农耕土地工业化,三年内原本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毒地,井水和河水也成了稀释农药水,既不能灌溉,也不能饮用。近年对这类事件的报道不少,说明粮食环境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存主权问题。而在已往的粮食民俗中,地权、水权和粮权的关系是井然有序的,现在人们忽视了粮食,也忽视了这些关系,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 认识粮食民俗、高科技与可持续社会的关系

文化多样性是从饮食开始的,因而呼吁粮食民俗的多样性,就是呼吁文化多样性。近年来一些国家建立了和谐农业,通过政府扶持和民间参与发展粮食民俗,维护粮食文化传统。也有的企业对工业化农业进行再度革命,小有成功。在这些经验教训的背后,都有一些理念和实践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其中一个最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粮食民俗与高科技的各自角色与作用。

高科技是工业化粮食产品的支柱,使用高科技的粮食产品划分了工业食品与农业食品的界限。从这个角度看,粮食民俗食品与高科技食品的区别大体有三点:一是加工配料原则的差别。高科技用于工业食品加工,创造了统一配料规格,也带来了不同产地产品的标准化模式。与之相比,农业产品的加工是作坊化或家庭化的劳动,它依靠的是双手、力气和对火候的把握,对空气、温度和水的理解,以及对自然原料循环使用的经验。它的好处是能做到食品多样化和维护生态平衡。二是防腐过程的差别。高科技利用化学和物理的方法解决食品防腐问题,各种添加剂是可以测量和监控的。农业粮食产品依靠对水、火和空气的感知,并采用物理方法解决防腐问题,包括冷冻、烘烤、风干和密封等,同样达到了延长食用期的目的,它的好处是没有化学污染。三是洁净概念的差别。高科技是工业卫生的后盾,它是可视的、淘汰制的。农业化的粮食产品使用人文的“洁净”标准,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工业卫生所界定的“洁”与“不洁”的概念,而是人与自然界、周围环境和社会秩序的良好沟通,守此原则者为洁,否则就是不洁。这种标准是不可视的、定性的,只能按老规矩去办,不能浪费,更不能随意淘汰,它是节约型的。

总的说来,与粮食民俗相比,高科技是现代速度的怂恿者。在工业化食品中推行高科技,等于

详见顾强、李亚东《癌症高发地的疑问:经济发展比生命更重要?》《法制文萃报》2004年5月3日第1版头条,转引自《江南时报》2004年4月27日文。

详见《法制文萃报》2004年5月3日第10版《查尔斯食品公司创盈利记录》一文,转引自2004年4月27日《信息时报》。

推行两个理念:一是把人类饮食用工业生产的时效观来计量,二是把人类自身变成饮食机器。粮食民俗却是始终要维护饮食与人、自然、社会和传统的关系,这是它最优秀的地方。据说,一些跨国企业已在动手改进,提出了在中国实施慢餐的计划,发动者的目标是“反对将美食日常标准化”。一年前,该公司已与北京某公司签订了“细嚼慢咽中国饮食”的合作经营项目,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是对单纯高科技观的一种改革。

高科技还是强国品牌的促销者。不难发现,现在在我国上市的国际食品,大多是美、英、法等工业发达国家出身,他们有强大的经营实力,让中国的粮食民俗一时灰头土脸。中国的青少年在铺天盖地的外国食品面前,很容易放弃民俗饮食;中国的贫困地区人民在外来的经济项目面前,也很容易放弃土地,追求其他的幸福生活方式。从一列统计数据看也能说明问题:我国自 1978 年至 2003 年,农村耕种土地是呈总体下降趋势的,至 2003 年,我国的耕种总面积已比 25 年前下降了 18%,粮食产量也下降了 16%。而造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高技术项目引进给粮食市场带来影响,造成了粮价低迷,促使农民改变生产结构,或索性放弃农业,另谋生路^[11]。有一个例子给人印象很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去云南怒江大峡谷做调查,发现当地申报上马的水坝项目将淹没大片肥沃的土地和原始珍稀的植被,破坏天然地理风貌,摧毁民族文化空间,结束粮食生产传统,十分可惜,就询问农民态度,但农民不吱声,也不表示后悔。可见,在技术幸福观和传统幸福观面前,人们还来不及思索。对这类技术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有一段评估,虽然不是专指中国,但也有共性。评估中说:“(它们在)许多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无法扭转的。不管它们是具体的粮食生产单项技术,还是涉及全球化国际贸易的广泛影响,这些影响使人们再次注意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获得足够——和安全的——食物的权利。科学继续扩大我们的视野,向我们提供必然会引起争议的新选择。最近的发展情况凸现了许多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是粮食安全、可持续乡村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的核心,因此得到粮农组织的高度重视。”^[18]

从迄今为止的事实看,最先提出民俗权利意识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农民本身。另一个事实是,在现代社会里,高科技是在世俗途径中应用的,民俗权利意识反而要通过现代高等教育去灌输。

[参 考 文 献]

- [1] COUNIHAN C, ESTERIKED P V.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M]. New Rork: Routledge, 1997.
- [2]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3] 董晓萍. 说话的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4] 欧达伟. 中国民众思想史论[M]. 董晓萍, 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13 - 14.
- [5] 董晓萍, 欧达伟. 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6] 董晓萍. 灾害民俗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7] 董晓萍, 蓝克利. 不灌而治[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8]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EB/OL]. <http://www.fao.org/index-zh.htm>, 2005 - 03 - 08/2005 - 09 - 02.
- [9] 农调总队.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2002年1—2季度)[EB/OL]. <http://www.sannong.gov.cn>, 2005 - 03 - 08/2005 - 09 - 02.
- [10] 佚名. 世界能源消耗知多少[N]. 中国气象报, 2004 - 02 - 05(网上快讯版).

详见江金骥《“慢餐”进京叫板“快餐”》,载《法制文萃报》2004年5月3日第5版,转引自2004年4月26日《华夏时报》。

详见中央电视台2004年4月《新闻调查》栏目。

[11] 沈永建. 关于我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EB/OL]. <http://www.sannong.gov.cn>, 2005 - 03 - 08/2005 - 09 - 02.

[责任编辑 何海峰]

Farmers' Customs for and Sovereignty over Grain

DONG Xiao-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olklore and Ancient Writ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huge impacts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to Chinese people is the impact on farmers' customs for grain, or rather, on the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model. This model has three features: (1) Laying stress on eco-seasonal production. Farmers can easily adapt to the geographic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They strictly follow natural law in farming, and assign a special cultural meaning to those completely in-season grain products in order to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ancestors, worship gods and deities, or test happiness. (2) Making a balance of the diversity of grains that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Farmers make the best economic use of land to meet the daily needs by developing grain, which can somehow withstand natural disasters. (3) Respecting the right of the grain's place of origin. Symbolic management in the said place is usually conducted by myths, legends and festival celebrations to establish social order of grain sovereignty,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amily agriculture. In Chinese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natural economy, grain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of the formation of population, the scale of a society and moral disciplines. It has thus formed a non-material culture that cherishes grain and respects land and water, as well as a noble economic awareness. Chinese cuisine has long been world-famous, reaching across the national boundary and becoming a successful carrier of communic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 industrial agriculture model has emerged i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many grain productions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rights of land and water, and become part of commercial serial. Some grain productions, which are international-grain-project-investment oriented, hi-tech guided, and developed by intensive farming, have upset the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model and region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disintegrated the value system based on national grain management and farmers' customs for grain. While they gain the grain projects, farmers unconsciously give up their sovereignty over grain.

To safeguard farmers' customs for grain is a long-term solemn battle in the present world. The so-called grain customs in the past is naturally passed on within a nation, but now require conscious efforts of each member of the nation to preserve. In this connection, therefore, to obtai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in customs is important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grain and build a conservation-oriented 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 society. It is required that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is work.

Key words: farmers' customs for grain; myths about grain; buildings for grain; farmers' sovereignty over grain;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model